



Rainer Maria  
Rilke

Die Aufzeichnungen des  
Malte Laurids Brigge



## 布里格手记

[奥] 里尔克 著 陈 早 译

Rainer Maria  
Rilke

Die Aufzeichnungen des  
Malte Laurids Brigge



# 布里格手记

[奥]里尔克 著 陈 早 译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布里格手记:里尔克唯一一部小说/(奥)里尔克著;陈早译.  
—上海: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2015.8  
ISBN 978-7-5675-3759-0

I. ①布… II. ①里…②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奥地利—现代  
IV. ①I521.45  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130729 号

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 
企划人 倪为国

本书著作权、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

## 布里格手记

里尔克唯一一部小说

著 者 (奥)里尔克  
译 者 陈 早  
责任编辑 彭文曼  
封面设计 姚 荣

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
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 
网 址 [www.ecnupress.com.cn](http://www.ecnupress.com.cn)  
电 话 021-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-62572105  
客服电话 021-62865537  
门市(邮购)电话 021-62869887  
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 
网 店 <http://hdsdcbs.tmall.com>

印 刷 者 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  
开 本 787×1092 1/32  
印 张 9  
字 数 115 千字  
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 
印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次  
书 号 ISBN 978-7-5675-3759-0/I·1405  
定 价 36.00 元

出 版 人 王 焰

(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,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-62865537 联系)



Heinrich Maria Biller

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策划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|
| 说明 .....    | 001 |
| 参考书目 .....  | 003 |
| 序言 .....    | 005 |
| 布里格手记 ..... | 013 |
| 附录 .....    | 257 |
| 后记 .....    | 284 |

## 说 明

一、手记中以 \* 标记的脚注均为里尔克原文,属于小说正文。其他均为解释性的注释,为方便读者对照阅读,中文版将注释均移为页下注。注释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:

1. 原文为法语、拉丁语及其他非德语的字句,均有注明。

2. 里尔克的许多信件对理解小说帮助极大。在给妻子克拉拉、友人莎乐美等的信件中,许多段落与手记片段相似,甚至完全相同,另一些则提供了个别手记的创作背景。在与《手记》其他语种的译者通信时,里尔克也多次亲自解释过手记中晦涩难解之处。某些有相似性或有助于理解小说的信件段落,也被摘录、选译,列入注释。

3. 《手记》中涉及的中心问题和许多具体的母题,与里尔克后期作品如《献给奥尔弗斯的十四行诗》、《杜伊诺哀歌》遥相呼应,具有显著的互文性关联。这些诗歌片段也被列入注释,以资参考。

4. 对于个别象征意味明显的段落(如第 38 节手记)和关键词(如不及物的爱),注释中会简单列举有代表性的研究。

这些解读方式既非面面俱到，亦绝非终极答案，仅提供理解小说的某种可能的方向。

二、注释中所引用的原文及译文来源，仅在第一次出现时标明书籍出版信息。

三、手记原文只是在两节手记之间留出一行空白，并未利用数字标号分节。为查阅及研究方便，中文版按国际惯例以阿拉伯数字为手记编号。

四、除定稿出版的手记全文外，此译本还附加了里尔克原始手稿中的另外两种开头和结尾，均附于书末。



## 参考书目

Rainer Maria Rilke: *Die Aufzeichnungen des Malte Laurids Brigge*, herausgegeben und kommentiert von Manfred Engel, Stuttgart, 1997

Rilke Maria Rilke: *Sämtliche Werke*. Hrsg. vom Rilke Archiv in Verb. mit Ruth Sieber-Rilke, Frankfurt am Main, 1955—1966

Engelhardt, Hartmut (Hrsg.): *Materialien zu Rainer Maria Rilke „Die Aufzeichnungen des Malte Laurids Brigge“*. Frankfurt am Main, 1974

Stahl, August: *Rilke-Kommentar zu den „Aufzeichnungen des Malte Laurids Brigge“*, zur erzählerischen Prosa, zu den essayistischen Schriften und zum dramatischen Werk. München, 1979

Naumann, Helmut: *Malte-Studien. Untersuchungen zu Aufbau und Aussagegehalt der „Aufzeichnungen des Malte Laurids Brigge“ von Rainer Maria Rilke*, Rheinfelden, 1983

汉斯·埃贡·霍尔特胡森 著,魏育青 译:《里尔克传》,  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1988 年

里尔克 著,绿原、张黎、钱春绮 等译:《里尔克散文选》,  
百花文艺出版社,2002 年

李永平 编选:《里尔克精选集》,北京燕山出版社,  
2010 年

里尔克 著,冯至 绿原 等译:《里尔克读本》,人民文学  
出版社,2011 年

里尔克 著,曹元勇 译:《马尔特手记》,译文出版社,  
2011 年

里尔克 著,麦湛雄 译:《马尔特手记》,黑龙江教育出版  
社,2011 年

里尔克 著,方瑜 译:《马尔泰手记》,志文出版社,中华  
民国 67 年

波德莱尔 著,亚丁 译:《巴黎的忧郁》,生活·读书·新  
知三联书店,2004 年

波德莱尔 著,钱春绮 译:《恶之花 巴黎的忧郁》,人民  
文学出版社,1991 年

## 序 言

1902年8月，计划撰写罗丹专题论文的里尔克离开妻女，只身前往巴黎。陌生而新鲜的大城市让不满27岁的年轻诗人颇受撼动；与罗丹的朝夕相处，及后来接触到的波德莱尔和塞尚，更促使里尔克重新反思生活和艺术。这一次的巴黎之行，开启了里尔克中期创作生涯的高峰（1902—1910年），他一改早期浪漫抒情的诗歌风格，开始有意识地排除主观情愫，学习尽可能客观地观看和言说。随着观念的改变，里尔克的个人风格日渐成熟，特色鲜明的咏物诗便是这些思考的实践产物。在同时期诞生的《布里格手记》中，更处处可见里尔克对生命和艺术的思考痕迹。

作为里尔克平生唯一一部长篇小说，《布里格手记》的创作始于1904年2月8日，完稿于1910年1月。漫长的时间跨度一则说明里尔克下笔之谨慎，二则暗藏着读者可能遭遇到的阅读危机。小说的主人公马尔特·劳瑞茨·布里格是28岁的丹麦破落贵族。这个家道衰败、茕茕零落的

年轻诗人把他的巴黎生活、童年往事和阅读体验零散地记录在手稿之中；没有情节贯穿始终的《布里格手记》，正是由这 71 节看似各自独立的片段式随想拼缀而成。在给波兰译者胡莱维奇（Hulewicz）的回信中，里尔克曾亲自解释过小说的结构：手记片段如同马赛克，彼此错落互补，以此成就整体。

在语言使用方面，里尔克选词严谨，专而不僵，很多反复出现的关键词本身就蕴含着多重解读的可能，它们的意义在行文过程中不断延宕拓展，更有许多意象与里尔克的其他作品遥相呼应，形成不断循环的互文结构。节奏上里尔克语言顿挫，句子相对精悍，很少拖泥带水，错愕惶恐抑或缱绻柔情，均呈现出克制的清醒。叙事诡谲，描写凝练，衔接突兀，出人意料的副词和定语，使文字质感生涩，读者则不得不因为能指符号的阻力放弃日常语言的惯性，进入另一种因无助而缓慢的阅读模式。从这种意义上讲，里尔克写作的重要目的，就是去帮助能指符号凸显自身，由此得以表现的语言质感正是诗性之所在，而诗恰恰是在翻译中丢失的部分。单就这一点而言，翻译本身就是陷阱，妄图对等地转化语言本身的质感，而不仅仅是它传达的信息，无论如何都是西西弗斯的宿命。

线性叙事的阙如和打破常规的诗性语言，使这部 200 余页的小书被誉为“第一部真正现代的德语小说”（der erste

genuine moderne Roman in deutscher Sprache)①。然而,行文结构的陌生,因果理性的瓦解,打破空间透视和逻辑时间的个体感受,非工具性的凝视,灵光突现的直觉,却使小说中的世界时空参差、支离难解。在布里格笔下,鬼魂颠倒了生死,君王上演着命运,圣者在生活中融化,女人言说出天地不仁的大爱。这样的书写,是体味虚空的游戏,是解剖恐惧的武器,是咀嚼生死的安全之地。可是,被冠以书写者之名的布里格本人,却始终幻影般面目模糊。他没有明确的个性,没有现世的人际交往,没有物质生活的目标或动机,他永远是疏离的局外人,以观察和回忆求活,以阅读和写作为生。这个形象稀薄的人物甚至在小说结尾不着痕迹地隐匿而去,无人知晓他最后的脚步是留在普罗旺斯的牧场还是阿利斯康的坟冢,布里格的命运似乎如福柯所言:“人将被抹去,如同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。”不论是对自身界限的追问,还是唤醒时间的历史叙事,隐约穿行在字里行间的布里格,一恍惚,就成了摆脱掉人间羁绊的里尔克。不可见、不可解、不可证的存在转化为语言,指向过去,同样指向未来,无法概括,也永远不会凝固。

---

① Manfred Engel (Hrsg.): *Rilke-Handbuch, Leben-Werk-Wirkung*, Stuttgart & Weimar, 2013, S. 318.

面对这样一部颠覆现实主义叙事的作品,本体论理想中终极而正确的解读并不存在。读者的积极介入,必然糅杂着不同的个体感知和审美经验,在此意义上,种种理解,皆为误解。每一次专注而偏差的阅读都是对文本可能性的补充,都是在宣告文本此时此刻的重生。小说付梓百余年来,存在主义、精神分析、现象学等各类解读层出不穷,阐释的多重性,并不意味解读无能,反而证实了文本的丰富。倘若一定要为《布里格手记》寻找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读原则,那么诡辩式的结论也许是,里尔克在用小说本身的不确定性告诉我们:没有一劳永逸的答案,也没有千人一面的客观。这悖谬的真理根植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局限性:全知全能的上帝和极乐永生的彼世是自欺欺人的幻象,受制于空间的刚性和时间的不可逆,个体的人永远无法逃离偶然,其所见所思无非是随机的碎片。里尔克自省的起点恰恰是人的局限性本身。换言之,对世界碎片化的反映和反思,贯串起 71 节没有开场也没有结局的手记。

理性化的“祛魅”(die Entzauberung, 马克斯·韦伯语)使神圣或神秘的古老世界体系坍塌,在崩溃的秩序中个体丧失了方向感和既定的生存意义。面对终极目的的沦丧,一方面是被引爆的现代性恐慌,处于世纪转折点的众生悲观、恐惧,甚至浸透着萨特式的恶心。在小说中,初到巴黎的布里格经历了同样的惶惑:人的异化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大都

市中被对比得更加触目惊心，带着面具的人们疲于奔命，他们为了生存而挣扎，越挣扎越疲惫，甚至彻底麻木。不知生，更不知死。病人和死者被剥夺了人性关怀，仿佛是工厂里批量生产的产品，受制于医院的安排，机械诊断、统一处理。萧索的另一端，却有振臂高呼价值重估、预言超人时代的尼采。身处现代艺术巅峰时期的里尔克也深受尼采影响。小说中，经过初期混乱后的布里格，愈来愈明确地表达出肯定当下的乐生态度。在后半部手记中，对不可预知、无法控制之事的恐惧已渐渐退出视野，文字渐趋平和。布里格不再纠缠于二元对立的胜负之争，善恶美丑无非是观念的标签，隆隆运行的宇宙从不关心春生秋杀，夏日繁花和冬日残雪同样惊人也同样平凡。

有死才有生，有静寂才有声音，生活不做分别，因此沉重而简单。从这种意义上讲，布里格体察世界的方式是一种消除对立的泛化的审美。在他眼中，物的价值不再依附于人的分类和判断，存在即是其意义。虚构或粉饰不会让世界完美，乌托邦的大同幻梦只是一味逃避。凭借尽可能抛却偏见的冷静，拒绝抒情的布里格不仅看到窘迫和辛酸，更毫不留情地陈列出污秽和愚钝。他不相信童年的无辜，却测量着疯狂的国王藏在心底的温度。他看到的威尼斯不是恍惚欲睡的温柔之地，却是暖风笙歌背后的赤贫和挣扎。他不相信上帝廉价的救赎，却把同情给了铸成大错的教皇。他讽刺宣泄

悲喜的诗和情节曲折的叙事，却让面具、镜子和废墟残酷而辉煌。滋味入骨的生命，不曲解，不隐瞒，不排斥，不执着；它认同自身局限，清楚生老病死的不可避免，让秘密以秘密存在，让注定消逝者优雅离开；它心怀敬畏，因此更能关注当下、投入此在。布里格笔端理想化的圣人和女人，其共性正在于包容婆娑世界的大爱。这种爱与情欲无关，它通达天地，不垢不净，正因为不牵绊于任何有形的对象而无际无界。所谓澄明之境，其心态上的前提正在于：“对物的从容”（die Gelassenheit zu den Dingen）<sup>①</sup>和“对秘密的敞开”（die Offenheit für das Geheimnis）<sup>②</sup>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里尔克的原始手稿中还存在其他两种版本的开头和结尾。其中一版开头中，作者以第一人称的叙述者出现，模糊地框定了此书的缘起：手记也许是布里格对自己生命的回忆，也许是他对不同生命的观察和体悟，更可能是作者对布里格回忆的回忆，而回忆者本人也分辨不清，哪些属于布里格，哪些属于他自己。被放弃的另一版手稿中，布里格在秋天的晚上拜访了一位匿名的朋友，他在明灭不定的炉火旁，自言自语般讲述着乌尔内克罗斯特的往事，仿佛

---

① Martin Heidegger: *Gelassenheit*, Neske, 1959, S. 25.

② 同上, S. 26。



身在远方，这段怪诞的叙事在最后定稿出版的小说里成为了第15节手记。相比之下，里尔克最后选定的开头更为直接，甚至让人费解：“那么，就是说，人们来这儿是为了活，我倒是认为，会在这儿死。”沉重的反差惊心动魄，毫无准备的读者立刻被卷入陈述者内部的张力空间，追随他向外的目光观察着城市的荒芜；然而陈述者的社会身份却被省略或刻意回避，直到第14节手记，我们对这个所谓的主人公几乎一无所知。可是，不论有无背景铺垫，三种迥然不同的开头却都虚实难辨，允许客观还原的现实感大概从不是里尔克的目的所在。

里尔克的草稿中，紧接在第71节手记之后的，是两则关于托尔斯泰的评述。晚年的托尔斯泰为了得到命运的安全感而信奉上帝，并因此放弃了他的天才，不再发自本真地创作。在里尔克看来，歪曲现世以换取彼世的救赎，是更可怕的亵渎。对死亡及无常的恐惧不会因为盲信而缓解；极力否定自我、克制生命的流动却是不可逆转的灾难。原稿的第二种结尾中，与托尔斯泰的退缩形成鲜明对比的，是一位无名的农奴画家，里尔克在他的画作中看到了豁达而勇敢的存在，画家的创作摆脱了教条束缚，以天真而自尊的态度，踏踏实实地尝试一切幸运和一切艰辛。真正的奇迹开放之时，从不矫饰，也从不委屈。定稿后的小说删除了对托尔斯泰的批判，另以虚笔收场，全书最后一段手记是对圣经中浪子回头